

《通雅》研究二题

袁津琥

方以智(1611—1671),字密之,号曼公、无可、愚者、墨历、木立、桐山等,安徽桐城人。是明末清初我国杰出的学者。他出生在一个四代传《易》的家庭,其名当即取义于《易·系辞上》:“卦之德,方以知。”方氏出身名门,又得以遍交当时知名学者,故成就卓著。举凡哲学、语言学、文学、地理、历史、数学、生物、医学、书法、绘画等,靡不毕精。其学问之全面,东汉张衡以后,一人而已。^①

由于方以智身处明清交替的动荡时代,又志在反清复明,故其著述“率多失亡”,晚年“好作禅语”,语言晦涩,付梓为难。歿后又值文字狱屡兴,“百有余种”著述,多有散佚。^②好在皖地士人对乡贤著作历来颇知爱护,^③方以智的大部分重要著作皆赖以保存。

不过,对于方以智的著作,人们最为熟知的还是他的《通雅》。《通雅》一书大体写于方以智三十岁以前,是一部类似百科全书式的著作,但一般人多看重其在语言学方面的成就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评价说:“以智崛起崇祯中,考据精核,迥出其上。风气既开,国初顾炎武、阎若璩、朱彝尊等沿波而起,始一扫悬揣之空谈,虽其中千虑一失,或所不免,而穷源溯委,词必有征,在明代考证家中,可谓卓然独立者矣。”虽然顾炎武只比方以智小两岁,将朱彝尊与顾、阎并提,亦显不伦。但《四库全书总目提

要》对《通雅》一书评价不可谓不高。按理说，被官方有影响的权威著作极为推崇的《通雅》，理所应当的受到当时及其后学者的重视。可是事实却恰恰相反，《通雅》在其后的学术史上，地位一落千丈，不说清人，就是今人早期的一些语言史著作中，对《通雅》一书或不提，或仅作为所谓雅体著作，附带一提，全然忽略了《通雅》在学术史上曾经享有的崇高地位。

直到1923年，梁启超在其名著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，仍对此感到不满和不解。梁启超说：“依我看，《通雅》这一部书，总算近代声音训诂学第一流作品。清代学者除高邮王氏父子以外，像没有哪位赶得上他。但乾嘉诸老，对于这部书很少征引，很少称道，不知是未见其书，抑或有什么门户之见？”并推测说：“清儒是看不起明儒的，密之纯属明人，这书又成于崇祯年间，也许清儒很少人读过。”^④梁启超的这个说法影响很大，直到六十年后，冒怀辛先生在为《方以智全书·通雅》作“校点说明”时，仍沿袭了梁启超的说法，认为：“尽管《四库》收入了《通雅》，而且有一定肯定，到清中叶以后，情况又有所不同。那时的考据学派汉学家，对明代后期的著作，大都采轻视的态度，以为杨慎、焦竑一些人短钉疏舛，穿凿附会，不足为纯正的考据学，而只算是杂学，方以智的《通雅》似乎也有意无意地被列入这一范畴中。当时正统的考据者如惠栋、钱大昕、王念孙等对《通雅》几乎全然不提。著名的《尔雅正义》作者邵晋涵、《尔雅义疏》作者郝懿行，在他们的著作中，除个别例外，基本上不引宋以后的文献资料。这就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局限性。他们的口号是‘凌唐踈宋，追秦汉而明周孔’（见宋翔凤《尔雅义疏》序）。所以《通雅》以及其中所博引的西学与西土的知识，当然更在他们书中找不出痕迹来了。”^⑤接着冒先生根据全祖望《经史答问》卷七的一段话，认为是汉学家“以门户之见显然地分出轩輊上下。这就是《通雅》在当时学术界没有得到应有地位的实质原因。”^⑥

不管怎么说，梁、冒二先生均认定了这样一个事实：《通雅》一书，清儒很少有人看过，而没看过的原因，则是门户之见和清人向来瞧不起明人。

对于梁先生的说法，我甚感怀疑。1990年，我从中国书店购得据清康熙姚文燮浮山此藏轩刻本影印的《通雅》一册后，就据此作了一些读书札记，收集了一些与梁先生说法相左的材料。1993年，复从上海古籍出版社购得《方以智全书·通雅》，得以拜读了侯外庐、冒怀辛二先生为《方以智全书》及《通雅》分别作的“前言”和“校点说明”，进一步加深了对方以智的了解与研究《通雅》一书的兴趣。特别是见到冒先生在“校点说明”中仍采用梁启超的说法，觉得更有撰文深入讨论的必要。然而由于家本寒素，藏书不多，加之独学无友，又无图书馆可资依托，故资料收集工作极其困难，文章也时撰时辍，始终未能成文。今秋始下决心，在讲授训诂学与历史文献学之余，撰此小文，文凡分两部分：一清人很少征引《通雅》的原因，二清人征引《通雅》考。自惭学识谫陋，错谬之处，还望教之。

一、清人很少征引《通雅》的原因

清人很少征引《通雅》的原因，据我看来，其实很简单：就是《通雅》一书，在清朝一度属禁书。遗憾的是，从20世纪20年代的梁启超直至80年代为《方以智全书·通雅》作“前言”和“校点说明”的侯外庐、冒怀辛先生都对此有所忽略，以致在他们的文章中全未提及这一重要史实。

雷梦辰《清代各省禁书汇考》：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奏准，安徽巡抚富躬奏缴二十四种，其中即有《通雅》，原因是“悖谬诞妄，语多狂吠”^⑦。此后安徽巡抚又曾将《通雅》列入“应销毁尚未具奏书目”中，^⑧至于方以智的其他著作《博依集》、《方子流寓草》、《浮山文集前编》、《一贯问答》、《物理小识》、《浮山文集后编》、《浮山别集》也都被列为禁书。^⑨不仅方以智本人的著作在清中叶多被

查禁，方以智一些亲友的著作如其父方孔炤、《通雅》中反复称说到的吴应箕等人的著述，也都属查禁之列。

尝谓清人禁书，也如“瓜蔓抄”，每每因其人对清朝不满，而并禁其书（虽然其书并无所谓悖逆之处）；因其一书“语多讪谤”，而并禁其全书；极权淫威之下，普通士人对所谓禁书及其作者，避之惟恐不及，又焉敢公然称引呢？明乎此，则清人在《通雅》一书刊印后，很少称引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。当然，《通雅》一书很少被清人称引还有其他一些原因^⑩：如《通雅》一书大多写成于方以智三十岁以前，初成稿时，清朝考据学尚未形成气候；又由于《通雅》一书有似百科全书，涉及门类颇广，对于专治一经或数经的清儒来说，难免会觉其太“杂”^⑪，参考价值不大；再加上方氏后人及其门弟子等多以算学名家，不以小学见长，无高足为之发扬光大，则《通雅》一书在清中叶后较之以前声名渐淡，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。不过，从公开提到方以智及其《通雅》的清人的态度看，他们无论是正面称引还是反面驳斥，态度平和，不像对其他明人那样动辄诋呵，语气轻薄（详参下节）。因此，说《通雅》一书不被清人看重是由门户之见及清人向来瞧不起明人^⑫，恐怕证据尚嫌不足。

二、清人征引《通雅》考

从上我们了解到方以智的《通雅》在清一度成为禁书，但由于清自顾炎武等大力提倡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后，袭人之说没人之名被普遍认为是可耻的事，而《通雅》一书本身的学术价值，又使清儒在著书立说时无法对其回避，再加上清政府对纯粹的学术著作特别是小学类著作查检不像对历史、文学类著作那么严，因此隐藏在繁琐的考证中的《通雅》的只言片语，很难被发现，所有这些都使《通雅》一书在清人著作中，不乏被称引之处。除冒怀辛先生在《〈通雅〉校点说明》中提到的黄虞稷、全祖望、陈

大章、李塉、颜元、毛奇龄、王源、陆耀、袁枚、谭献等人曾接触和征引过《通雅》外^⑬，我又从清人著述中检得若干例^⑭：

徐文靖 《管城硕记》

文靖字位山，当涂人。雍正癸卯举人。乾隆六年荐举博学鸿词，试不入格，十七年又荐举经学，特授翰林院检讨。

按：《管城硕记》凡三十卷，一千二百八十四则，自经史以至诗文各加辩正。其中卷二十九即为专对《通雅》一书所作的驳难，计三十六则。

胡鸣玉 《订讹杂录》

鸣玉字廷佩，号吟鸥，清浦人，岁贡生。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。

按：胡氏征引《通雅》之处，可参《订讹杂录》卷一“隽永”条。

江永 《音学辨微》《古韵标准》

永字慎修，婺源人。康熙时诸生，精三礼、步算、钟律、声韵，卒于乾隆壬午，年八十二。

江永《音学辨微》云：“平有清浊，上去入皆有清浊，合之凡八声。桐城方以智以啞嚙上去入为五声，误矣。盖上去入之清浊方氏不能辨也。”

按：江氏所引方说今见《通雅》卷五十《切韵声原》。

又江永《古韵标准·例言》：“……桐城方以智密之曰：‘古音之亡于沈韵，犹古文之亡于秦篆；然沈韵之功，亦犹秦篆之功。自秦篆行而古文亡，然使无李斯画一，则汉晋而下各以意造书，其纷乱何可胜道！自沈韵行而古音亡；然使无沈韵画一，则唐至今皆如汉晋之以方言读，其纷乱又何可胜道！’此言实为确论。”

按：江氏所引方说今见《通雅》卷五十《切韵声原·字韵论》。

黄生 《字诂》、《义府》

生字扶孟，歙县人。与方氏约同时而年略小。

黄生《字诂》“𠂔”字条：“汉封蒋澄为𠂔山侯，《集韵》乌后切，方桐山引陈懋仁音后，升菴谓当是函字之省，其地则《集韵》注在溧阳，田艺衡音函，谓在宜兴。《字汇》注在桐城，方桐山亦云桐有𠂔山。”

按：黄氏所引方说今见《通雅》卷十六《地舆·地名异音》。

又黄生《义府》“诸于绣𦏧”条：“……又按《通雅》云：‘《广记》载韩晋公见少年单练𦏧，即段成式之单练𦏧，与𦏧同，谓今之半臂也。’予谓此字当作𦏧，盖𦏧从屈，有短义，半臂之式必短也……”

按：黄氏所引今见《通雅》卷三十六《衣服·彩服》。

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，黄生《字诂》、《义府》与《通雅》不少条目相同，而黄氏正面称引《通雅》的地方几无，批评时则指名道姓，彼时《通雅》尚未遭查禁，不知黄氏缘何竟公然攘人之说以为己说，殊有悖于学术道德。他日有暇，当撰《〈通雅〉与〈字诂〉〈义府〉互校记》，将其中抄袭之处一一校出。

仇兆鳌 《杜诗详注》

兆鳌字沧柱，鄞人。康熙进士，有盛名。

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卷八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：“乞归伏诏许，遇我宿心亲。”

注：《通雅》：宿心，即夙心。

蒋驥 《山带阁注楚辞》

驥，武进人，约生活于康乾时。

按：据蒋驥《山带阁注楚辞·采摭书目》，知蒋氏曾参考过方以智《通雅》、《物理小识》等书。

陆凤藻 《小知录》

凤藻字丹宸，吴县人。生于乾隆，嘉庆十二年中举，工诗古文词。今《小知录》前有钱大昕序。

按：陆凤藻《小知录》卷十二《庶兽》：“汉驢（驴）……《通雅》：‘东璧曰：牡马交驴生馱馱，牡驴交牛生馱馱，牡牛交驴生馱蒙，牡牛交马生馱馱，牡驴交马生馱。’”

钱大昕 《潜研堂文集》

大昕字晓征，一字及之，号辛楣，又号竹汀居士，嘉定人，生于雍正六年，卒于嘉庆九年。

大昕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三十四《答袁简斋书》：“……方密之谓古宰相无印，支俸皆借翰林院印，此特谓明之大学士耳。”

按：钱引方说今见《通雅》卷二十三《官制·文职》：“学士，古史之遗，而任遇殊矣。”

段玉裁 《说文解字注》

玉裁字若膺，号茂堂，金坛县人，乾隆举人，卒于嘉庆二十年。

按：关于段氏征引《通雅》的情况，可参余行达先生《说文段注研究》第一三六页，巴蜀书社1998年版。

王念孙、王引之 《广雅疏证》

王氏父子，高邮人，乾嘉时著名的语言学家。

王氏《广雅疏证》卷九下《释水》：“舠，舟也。”疏云：“……方氏密之《通雅》云：今皖之太湖，呼船小而深者，曰舠。……”

钱绎、钱侗 《方言笺疏》

二钱为钱大昕弟大昭之子，绎字子乐，侗字同人，均承家学，各有著述。

钱氏《方言笺疏》卷九“舟……小而深者谓之舠。”疏云：“……方密之《通雅》云：今皖江之太湖呼船小而深者谓之舠。”

按：此节与《广雅疏证》全同，当取之《广雅疏证》，然二钱于《方言笺疏》一书中屡引其父大昭、伯父大昕之说以为佐证，且钱大昕文中已提到过《通雅》，考虑其渊源授受，则大昭与钱氏兄弟必亦看过《通雅》，当无疑义。

顾广圻

广圻字千里，号涧滨，嘉庆诸生，以校讎名家。

按：《钮非石日记》：“十一月廿五日，往候顾千里，得借所录戴校《孟子注》，千里言《方言》非子云所作，《通雅》甚杂。

陈澧

澧字兰甫，番禺人，主要生活于嘉庆、道光年间。

按：陈澧《切韵考》卷六“……陆氏沿用古书切语，宋人以其不合当时之音，谓之类隔。方密之《通雅》始辨其惑，钱辛楣《养新录》考辨尤详。”

此外，王先谦在《庄子集解》、郭庆藩在《庄子集释》卷一中亦引过《通雅》，因二人生非于乾嘉之际，故此不赘举。

应当指出的是，以上仅是我利用家藏清人文献做的一个初步调查，若笔者舛昧，清人虽征引而未寓目者，又不知凡几，再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：如戴震从江永问学，江永《古韵标准》等书皆戴手订，且方、戴同为皖人，则《通雅》一书，戴自不容不见^⑩；至于其他一些皖地学者的著述中，笔者相信也能找到征引《通雅》的证据。又如嘉定钱氏一门，自相师友，钱大昕的著作中既然征引过《通雅》，则钱大昭等，又岂会不知？同样，王氏父子师从戴震，后阮元先从念孙问学，复为引之师，今王氏父子著作中既出现过《通雅》，阮氏想亦曾过目；更有攘人之说没人之名之不耻之徒，恐亦复不少……诸如此类，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冒先生列举的一些例证，则《通雅》一书虽经查禁，私下里一直在清儒中广泛流传，应属不容抹杀的事实，梁氏谓《通雅》一书清人很少称引，自是其粗疏之处。

另外，从上面清人征引《通雅》的情况看，内容涉及音韵、训诂、官制、舆地、衣饰……其作者几乎涵盖了当时最著名的训诂学家，如高邮王氏父子；历史学家，如嘉定钱氏昆仲；音韵学家，如江永、陈澧；校讎学家，如顾广圻；等等。此实可见《通雅》一书在当时学者中存在的影晌。尤其是其中正面称引之处为多，间有驳正之处，亦语气平和，此亦可见方以智的学术成就，已在清

儒中得到公认。其后张之洞至欲以《通雅》易《埤雅》，与《方言》、《释名》、《小尔雅》、《广雅》合称“五雅”，皆可见清人对《通雅》一书的看重^⑮。

注：

①郭沫若在张衡墓碑上曾题辞道：“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，在世界史上亦所罕见。”参《中国古代科技名人传》，第五七页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。

②关于方以智的著述情况，请参任道斌《方以智著述知见录》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。

③如同为桐城人的戴名世的著作虽遭查禁，也被保存下来，即为一证。

④参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第一八七页，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。

⑤⑥⑬参《方以智全书·通雅》第十三至十五页。

⑦⑧参《清代各省禁书汇考》第一三六、一四一页。

⑨具体情况请参前揭《清代各省禁书汇考》，又据《方以智著述知见录》，知孙殿起的《清代禁书知见录》一书对此也有记载，惜笔者手头无孙书。

⑩这里说的“很少”是相对于《通雅》一书应该得到的学术地位而言，其实清人征引《通雅》之处，正自不少。

⑪顾广圻就是一个代表，参第二节“顾广圻”条。

⑫清人瞧不起明人是实，但却并未因此瞧不起方以智及《通雅》。

⑬本节中凡列举清人公开征引《通雅》之处，一般不再具体指出其在今本《通雅》中的卷次。因为其中纵或清儒有举证不确的地方，都不能抹杀其看过《通雅》的事实。暗引之处，笔者酌为拈出，为烦文冗，每书仅引一例。

⑮笔者手头上戴震的书籍极少，无法对其进行全面的调查，非谓其无。

⑯参《书目答问二种》，第二九一页。三联书店1998年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四川绵阳师范专科学校